

包饺子那些事儿

□王景元

窗外爆竹声由远及近、由近复远，宛若万马奔腾踏春来。

和煦的阳光，如瀑布般从天际倾泻，似流苏轻垂，在窗前缓缓流淌。陪母亲临窗闲话，餐桌上那盘草莓，颗颗饱满红亮，像极了新春挂起的小灯笼，攒聚着满堂的热乎气；一旁的蜜桔圆滚滚的，金灿灿地挤作一堆，恰似母亲此刻笑弯的眉眼，又像团簇的小太阳。爱人正手把手教儿子包饺子，母子俩说说笑笑，满屋氤氲着面香与喜气。母亲望着孙子笨拙又认真的样子，忽然提高了嗓门问我：“你刚到城里包饺子的事还记得？”呀！九十多岁的母亲记性真好，

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。可我从未包过饺子。包，还是不包？正犹豫间，母亲当年包饺子的身影，忽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那时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饺子。每逢包饺子，我总守在炕沿边看母亲。她的手灵巧得像翻飞的蝴蝶，揪剂、转皮、包馅，一气呵成，变魔术似的，眨眼便是一个浑圆敦实的饺子，“小元宝”似的整整齐齐码在篦子上。无所事事的我看着看着，就忍不住从盆里悄悄揪下一块面，捏成小猫、揉成小狗，捏好便捧在手心，得意地递到母亲眼前。可母亲瞪我一眼，嗔怪道：“好好一块面，让你糟蹋

扭扭、毛毛躁躁。心里暗暗埋怨，当年母亲怎么就没好好教我。

擀皮时，一手按着边缘，一手攥着擀面杖来回滚动，手腕格外别扭，推轻拉重，指头怎么也配合不默契。擀出的皮厚一块、薄一片，大多是不规则的椭圆，没一张圆匀周正。

挑上一筷子馅儿，双手控制不住地发抖，馅儿不是偏左就是靠右。好不容易把馅儿放在面皮中央，可用力一捏，馅儿便从缝隙里跑了出来，沾得满手都是汤汁。本以为两手轻轻一合就能捏出像样的饺子，可试了一个又一个，始终捏不拢口，仿佛都在嘲笑我的笨拙。

我索性把皮托在手心来个创新，放上馅儿，单手用力一握，总算把馅牢牢裹在里面。我咬着嘴唇，默默地说道：“让你笑我，看你还往外跑！”

那一刻，小小的成就感涌上心头。望着一篦子奇形怪状的饺子，嘴角忍不住轻轻扬起。

姐姐下班推门而入，看见满案的“杰作”，又气又笑，眉头微皱，眼里却藏着温柔。想数落我几句，可生米已煮熟，只得无奈将饺子下锅。水一滚，那些本就捏不紧的饺子纷纷露馅，面皮散在汤里，馅儿浮在水面，竟煮成了一锅片儿汤。那顿饭，我们没吃到一个完整的饺子。饭后，姐姐手把手教我揪剂、擀皮、捏褶，力道、手法、分寸，一点点细细讲解。我盯着她的手认真学，懵懵懂懂间，总算学会了包饺子。

再次包饺子，已是军营里的第一个春节。军营的春节，热闹又庄重，炊事班把面和馅儿分到各班，可年轻的战士们大多是从未下过厨的毛头小子，对着面粉和馅儿一脸茫然。我想起十三岁那次笨拙的尝试，自告奋勇站了出来。此时的我，虽算不上娴熟，却能稳稳擀出圆皮、扎实包紧馅儿，饺子虽不精致，却个个严实饱满。那天，我们班吃上了全连最像样的饺子，战友们围着我连声夸赞，眼里满是羡慕。从那以后，每逢佳节，我总主动扛起包饺子的事。小小的饺子，成了我在军营里最温暖的乡愁。

后来成家，遇见了爱人，她极会包饺子。从和面、调馅到擀皮，样样精通，手法娴熟利落，我反倒插不上手。休息日里，家中总飘着饺子香；逢年过节，她会跟着我去连队，帮炊事班给战士们包饺子。遇上生病的战士，她总细心包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送去，战士们吃得眼眶发热，暖意融融。

我正沉浸在回忆里，忽听儿子唤我：“爸，看我包的饺子好不好？”看着儿子得意的样子，像炸开的炮仗散着花。

我回过神，窗外炮声依旧，看看母亲，再看看妻儿，阳光像揉碎的金子，倾洒满堂、暖透衣衫，落在他们身上、落在餐桌上、落在饺子上，也落在我心头最柔软的地方。



四十多年前的事还没忘。

那是我初到城里读书的第一个国庆，那年我十三岁。头天夜里，姐姐上夜班，临行前细心和好面、调好馅，一遍遍叮嘱我，等她下班回来再包饺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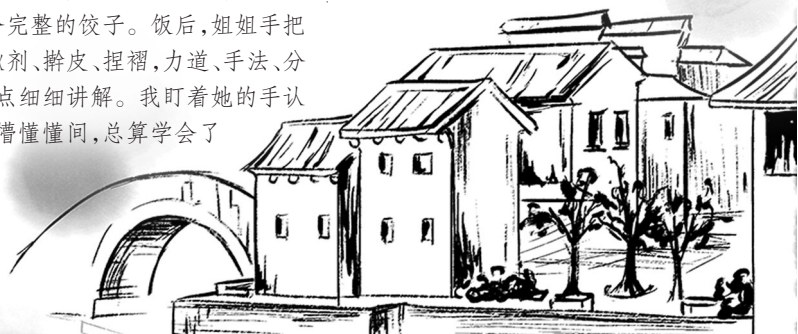
国庆假期，写完作业才半上午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炕桌上，暖得人心头发痒。望着盆中鲜香的馅儿、洁白的面团，一个念头像春日萌芽，悄然破土：我想提前包好饺子，让姐姐一进门

了，到外面去看人家放炮去。”

我却不肯离开，嚷嚷着：“我也想包饺子。”

“别耽误我干活，等包完饺子给你穿新衣服。”母亲嗓门虽高，语气里却藏着几分温柔的央求。被她这么一说，我只好乖乖收手，不再上前捣乱，只歪着脑袋，站在一旁看她变“戏法”。

如今面团握在手里，我竟有些手足无措。揪下的面剂子，大小不一，歪歪



森林防火千秋业 生态安全万代兴